

[美] 安东尼·多尔 著 张锷 等 译

拾贝人

The Shell Collector

Anthony Doerr

架外借

中信出版集团

[美] 安东尼·多尔 著 张锷 等 译

拾贝人

The Shell Collector

Anthony Doerr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拾贝人 / (美) 安东尼·多尔著; 张锷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9
书名原文: The Shell Collector
ISBN 978-7-5086-9088-9

I. ①拾… II. ①安…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4603 号

The Shell Collector

By Anthony Doerr

Copyright © 2002 by Anthony Doer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拾贝人

著 者: [美] 安东尼·多尔

译 者: 张锷 等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0 mm × 185 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5-0491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088-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中文版序

亲爱的中国读者和朋友：

《拾贝人》包含了八个故事，均源自我二十多岁时经历的几次旅行。我在肯尼亚海边和渔民们待过一段时间；在立陶宛的森林里和老师们一起共事过；还在落基山脉熬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一路走下来，我深深爱上了地球的美丽与丰富多彩：蔚为大观的风景，各色各样的人物，波诡云谲的奥秘。

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想要提醒自己、更想要提醒我的读者，地球是如此的雄伟壮丽——贝壳、种子、冬眠、鲸鱼、云层、窗户上结的霜，是如此美丽，难以言表——我们是何等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妙趣横生的地球上。

我认为，任何一本书，如果能让我们从中体会到生命的博大与奇妙，那就是一本好书。我最爱的那些书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们在地球上度过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奇迹——每

天我们守住自己的智慧，留住脑海中的回忆。

在美国，写作老师经常让学生“写他们熟悉的东西”。但在我看来，写些不熟悉的东西反而更好：去探索那些未知的奥秘，那些我们说不清、道不明，却始终坚信并真实感受到其存在的事物。如若不然，我们就无法学到新的东西。倘若我们什么都学不到，那又何必如此劳神费心？

因此，我在创作这些故事的时候，选择的题材与人物常常和我的生活千差万别，至少表面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因为阅读本身就是某种旅行，通过阅读你能跳出自己的生活，在短短的时间内体会别样的人生。

祝大家旅途愉快。



敬上

目录

中文版序	001
拾贝人	001
猎人的妻子	053
机不可失	107
阴魂不散的格丽泽尔达	147
七月四日	179
守护者	205
一团乱麻	275
流	295
译后记	350

拾贝人

拾贝人正在自家的水槽里刷洗帽贝，突然屋外传来水上的士刮过礁石的声音。那声音使他坐立不安——他听着船身碾过手指珊瑚的花萼，蹂躏着笙珊瑚身上细小的吸管，撕裂了海鸡冠的花冠，其蕨类般姣好的身材也被压变了形。还不止这些，船身还压坏了很多很多的海螺：榧螺、骨螺、嵯螺、密纹泡螺，以及巴比伦卷管螺，在它们身上留下千疮百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来找他了。

拾贝人听见有人哗啦哗啦蹚着水上了岸，水上的士嘟嘟地开走了，该是返回拉姆镇去了，紧接着传来了轻轻的单调的敲门声。听到这声音，蜷缩在床板下的德国牧羊犬“希望”^①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呜声。拾贝人把手中的帽贝放回水池，擦了擦手，很不情愿地去给来人开门。

来的两人是纽约一家小报的记者，他们都叫吉姆，而且都是大胖子。他们握手的动作既娴熟又热情。拾贝人给他们端上了印度茶，两个胖子的到来使得厨房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他们向主人表明了来意——想要采访他，并承诺只在这里打扰两晚，还会给拾贝人一笔丰厚的酬金。一

① 希望：原文为 Tumaini，斯瓦希里语，意为“希望”。——译者注

万美金，真是大手笔啊！拾贝人从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一枚蟹守螺，在指间不安地转来转去。两位吉姆问起了他童年的往事：他小时候真的杀死过一头北美驯鹿？那得要多好的眼力才行啊！

或许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拾贝人一五一十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可他的故事，听上去是那么的虚幻，那么的不真实。两位胖吉姆坐在桌边，浑身不自在，他们一边问着问题，一边抱怨着死掉的贝壳散发出的腥臭。最后，他们还问到了鸡心螺，问了它的毒液的危害性，还问到了访客的数量。可是对于他那可怜的儿子，他们始终只字未提。

一整晚天气都闷热难当，闪电划过礁石的上方，把天空划出了一道道裂痕。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拾贝人听到蚂蚁叮咬着那两位胖记者，他们躺在睡袋里挠着痒痒。拂晓起床后，他让那两个人抖一抖自己的鞋子，以防有蝎子躲在里面。没想到，抖着抖着，还真抖出一只蝎子来，那蝎子嗖嗖地就钻到冰箱底下去了。

拾贝人拿上装贝壳用的水桶，给“希望”套上狗链，“希望”领着他们一路走向礁石。空气中仿佛还弥漫着闪电的气息，两个胖记者气喘吁吁地紧跟在他身后，对他走得这么快

感到十分震惊。

“怎么了？”他不解地问。

他们低声嘟囔：“你眼睛看不见，这条路又不好走，荆棘丛生。”

远远地，拾贝人听到拉姆镇上传来了穆安津^①高亢洪亮的声音，他正在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呼唤着信徒们做祷告。“现在是斋月^②，”他解释道，“当太阳升起后，人们就会停止进食，在日落之前都只能喝茶，他们现在应该正在吃东西。你们要是想看的话，今晚我们可以去看看，他们会在街上烤肉。”

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蹚进了海里，距离岸边有一公里远，他们爬上了那块呈脊状高高隆起的礁石的石背。在他们身后，环礁湖的水静静地拍打着礁石，在他们面前，浅浅的海水泛起一阵阵涟漪，开始涨潮了。“希望”脖子上的链子已经解开，这会儿正站在—块蘑菇形岩石上喘着气，一半的

① 穆安津：muezzin，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宣礼员”，即清真寺每天按时呼唤穆斯林做礼拜的人，其职责是向穆斯林和伊玛目宣布举行礼拜的时间已到。——译者注

② 斋月：Ramadan，佛教用语，伊斯兰教借用词汇。是伊斯兰教历的第九个月，是穆斯林封斋的一个月。——译者注

身子泡在海水里。拾贝人佝偻着背，微微颤抖的手指在沙沟中熟练地摸索着，他抓起一个细长的破贝壳，用指甲摩挲着它的螺旋雕刻，辨认道：“这是纺轴长旋螺。”

下一波海浪袭来时，拾贝人习惯性地举起水桶，这样海水就不会没进水桶里了。海浪一过，他就又把手臂插回沙沟里，手指在海葵间的凹缝里摸索着，偶尔停下来，在辨认出手下摸到的只是一丛脑珊瑚后又继续开始摸索，循着痕迹去捉一只想钻到洞穴里去的海螺。

其中一个吉姆带着浮潜面罩，正透过它看着水下的景观。“快看，这些鱼是蓝色的！看，它们蓝得可真好。”他赞叹道。

那时，拾贝人却在思考刺丝囊的冷酷无情，即便死了，这些小小的生物也要释放出自己的毒素——去年，海岸上有一根离开了母体八天的触手，这根干瘪的触手蜇了村里的一个男孩儿，他的腿迅速肿胀起来；有个人被鲈鱼咬伤以后，整个右半身都肿了起来，眼睛也看不见了，全身都是乌青；几年前，一条石头鱼蜇伤了拾贝人的脚后跟，整个脚后跟的皮肤都烂了，好了之后他脚后跟的皮肤一片光滑，再也没长出纹路来；他从“希望”的爪子里挤出过无数根海胆刺，这些

海胆刺虽然都已经断了，但仍会喷出毒液。他不禁想，要是一条带花纹的海蛇从记者们肥胖的两腿间滑下来，或者一条狮子鱼突然掉到他们衣领上，这两个吉姆会作何反应？

“这就是你们想看的東西，”拾贝人大声说道。那正是一枚鸡心螺，它企图藏身的沙洞塌了，拾贝人把它从洞里扯出来，转动了一下螺壳，用两根手指托着它扁平的螺塔顶。即使被抓住了，它那会喷射毒液的长鼻子也还在拼命地向前伸，试图找到抓住它的那个人。两个吉姆蹚着水哗哗地走了过来。

他解释道：“这是地纹芋螺，鸡心螺的一种，是吃鱼的。”

“它能吃鱼？我的小拇指都比它大。”其中一个吉姆惊奇地问道。

“这个小家伙牙齿里有十二种毒液，它能瞬间麻痹你，把你溺死在这儿。”拾贝人边说边把它放进水桶里。

这一切还得从一个出生在西雅图的女子说起，她的名字叫南希，是个佛教徒，身患疟疾^①。她在拾贝人的厨房里被一

① 疟疾：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全身发冷、发热、多汗，长期多次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译者注

枚鸡心螺给蜇了，那枚鸡心螺从海洋里爬上来，在椰子树下、刺槐丛中跋涉了几百米，来到他的厨房，蜇伤了她之后还企图逃离现场。

又或者，这一切的一切早在南希到来之前就已经注定了，不关南希什么事，是拾贝人自己一手酿成的。这拾贝人的脾性还真有点像鸡心螺，内心都很强大，尽管饱受海边恶劣天气的折磨，也不愿离开自己喜欢的那片海域。

正如两位记者所说：拾贝人的确杀死过一头驯鹿。那时他才九岁，那天加拿大的白马市^①雨雪交加，他的父亲让他从直升机的泡型舱罩里探出身子，用一把带瞄准镜的卡宾枪射杀了一头病鹿。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脉络膜萎缩和视网膜变性，在短短一年里，他的视野变窄，视线中充斥着彩虹般的光晕。十二岁时，他父亲带着他跑了四千英里，来到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看专家，那时他的世界已经漆黑一片了。

男孩一进门，眼科医生就知道他已经看不见了：他一只手紧紧拉住父亲的腰带，另一只手手臂伸直，手掌向前，以便

① 白马市：白马市（Whitehorse）又称怀特霍斯，是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首府。流经白马市的育空河，上游水流湍急，激起的水花高似白马，故称白马急流，这也就是白马市名字的由来。——译者注

能推开拦在面前的障碍物。医生没有再给他做检查——还有什么好检查的呢？医生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帮他脱掉鞋子，领着他沿着后门外一条铺满沙子的小道走到海岬上。男孩从未见过大海，那一刻他调动起所有的感官去感受大海的存在：朦朦胧胧的是海中的浪花，缠缠绕绕的是潮水里的海草，斑斑驳驳的是太阳投射的印记。医生拿给他一根褐藻的茎，让他用手捏碎并用拇指刮它的内部。类似的体验还有很多：破浪堤^①上有一只小马蹄蟹趴在一只大马蹄蟹身上；一群贻贝紧贴在潮湿的岩石下面。但是真正让男孩改变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当他走在脚踝深的海水中时，他的脚趾突然碰到了一只小小的圆形贝壳，长度还没有他拇指的一节那么长，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男孩彻底脱胎换骨了。他用手指把贝壳挖了出来，感受它光滑的圆形外壳和壳口处的细齿。这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東西。医生说：“那是网目宝螺，很可爱，壳上有褐色的斑点，底部有深色的条纹，像虎纹一样。可惜你看不到。”

不，他“看”到了。他一生中从未如此清晰地“看”到

① 破浪堤：破浪堤又称水下防波堤，是设置于距岸40~50米左右的水下长堤。——译者注

过一件东西。他的手指抚摸着、把玩着这只贝壳，一会儿把它翻个身，一会儿又把它转个圈，他从没摸过如此光滑的东西——也从未想过竟然有东西可以如此耀眼。他低声问：“是什么创造了它？”一星期后，他的手里仍然紧紧攥着这只贝壳，直到他父亲嫌弃臭味太大把它从男孩手中撬出来扔掉了。

突然间，他的世界里便只有贝壳、海螺和软体动物了。在白马市那个没有阳光的冬天，他学会了盲文，邮购了有关贝壳的书籍。天气转暖后，他将原木一根根翻过来寻找蜗牛的身影。十六岁那年，因为渴望能见到类似《大堡礁的奇迹》中提到的珊瑚礁，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白马市，在一艘帆船上当船员，穿梭在热带地区，他到过很多岛屿，有萨尼贝尔岛、圣卢西亚岛、巴丹群岛、博拉博拉岛和莫雷阿岛，也去了不少城市，例如科伦坡、凯恩斯、蒙巴萨。他的眼睛彻底瞎了，皮肤变黑了，头发也变白了。他的手指、感官和思维——他的一切——都沉迷于贝壳美丽的几何形状，钙化的纹路，以及斜面、体刺、珠子、螺纹以及皱褶的进化原理。他学会了通过反复触摸来识别贝壳。贝壳翻转间，他的手指便能感受到它的形状，并进行分类：弹头螺、枇杷螺、笋螺。他回到佛罗里达州，攻读了生物学学士学位和软体动物学博

士学位。之后，他又环游了赤道，曾在斐济街头迷路，在关岛和塞舌尔群岛两次遭劫，但同时他也发现了双壳类软体动物的新物种，发现了角贝壳的新族群，还发现了全新的织纹螺和脊鸟蛤。

在出版了四本书、养了三只导盲牧羊犬以及生下儿子乔希后，他提前从教授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搬到赤道以南一百公里处的一个小型海洋公园，住进了一间茅草屋，那地方就在肯尼亚拉姆镇的北部，位于拉姆群岛最偏远的的一个湾头。那时，拾贝人五十八岁，他终于意识到，他对软体动物的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再继续下去只能让他走下坡路，产生更多的问题。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贝壳会有那么多无穷无尽的变化：为什么有的会带格点？有的会有带沟纹的鳞片？而有的又会会长突起的结节？但从很多方面来说，无知又是一种优势：找到一枚贝壳，用心去感受它的可爱，因为言语无法描述出它的万分之一。他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喜悦，那种纯粹的神秘感让他欲罢不能。

每隔六个小时，浪潮就会把很多美丽的贝壳冲上海滩，拾贝人一准会守候在那里。他走在海滩上，把手伸进水里，灵活的手指把玩着贝壳。他喜欢收集贝壳，因为每一只都是